

走向生态的儿童教育研究丛书



主 编 滕守尧

儿童共同体的建构

王海英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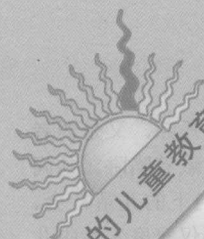


zouxiang shengtai de ertong jiaoyu yanjiu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走向生态的儿童教育研究丛书



主 编 滕守尧

儿童共同体的建构

王海英 著

zouxiang shengtai de ertong jiaoyu yanjiu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内容简介

“共同体”一词传递着特别的感觉,它既是想象的“飞地”、梦想的乌托邦,又是弱者的哲学、穷人的避难所。它诉求着美好、传递着温馨,又存在着危机、隐藏着陷阱。共同体是一个无法化解的悖论。用“共同体精神”和“共同体感觉”来观照当下的儿童社会、审视儿童的现实生态时,“独”可能是儿童社会最贴切的生活图景写照。不仅家庭生活中儿童处于孤独的状态,即使在幼儿园、学校这样一个群体环境中,儿童仍然没有达至共同化生存。本书以与鲍曼的对话为切入点,审察当下儿童社会的现实生态,揭示儿童共同体建构的社会基础、运作逻辑、建构过程和生命周期。在这样的希冀中,鲍曼提出的共同体悖论不断地瓦解,一个充满“间性”的儿童公共空间不断生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童共同体的建构 / 王海英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3

(走向生态的儿童教育研究丛书 / 滕守尧主编)

ISBN 978-7-04-023208-0

I. 儿… II. 王… III. 儿童教育-研究 IV. G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3327 号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http://www.landaco.com.cn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6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70 000	定 价	23.5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3208-00

序 言

“走向生态的儿童教育研究丛书”是南京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学前教育学近几年的一项系列研究成果。

本丛书所探索的“走向生态的儿童教育”，是在借鉴当代生态观念和国际先进教育理论与经验、总结以往我国儿童教育之长处和缺陷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全新的儿童教育形态。

生态学，原指研究生命体与其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学问（生态学家在研究中发现，生命体之间以及生命体与无机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其复杂的相互关联）。但发展到今天，它已经越出生态学学科的界限，成为人们观察世界和发现世界的一种世界观。所谓生态世界观，是一种以万物相互联系的视角看待世界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是严重对立的两方，如阴和阳、水与火等，也有着互益互补的可能。目前，人类遇到许许多多问题，如环境、战争、科学、教育、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假如以生态世界观对待，都将得到良性的解决。

就儿童教育来说，以往我国儿童教育虽然取得长足进展，但是在有形教育（指正规的学校和课堂教育）和无形教育（社区和学校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家长和教师的行为和言行、所看电视和其他媒介的信息等对儿童的无形影响）之间，偏重于有形教育，不注意无形教育对儿童无所不在的影响，不重视有形教育与无形教育之间的联系和协调。在儿童的发展问题上，以往教育往往以偏概全，在某单一方向上发展（或单纯强调生活化的教育，或单纯强调游戏化的教育，或单纯强调体验化的教育等）。走向生态的儿童教育，则强调儿童生命发展、生活和生产的三位一体，在三者之间的生态联系中发展儿童整体。在生命发展问题上，以往教育偏重于拔苗助长的温室环境，忽视适宜于儿童生命自然发展的自然环境。在儿童的生活问题上，以往教育偏重于家长、教师、保育员三位一体的包办一切的方式，忽视挫折环境的创立，忽视让儿童自己动手、自己解决问题的真实生活环境的创立。在儿童生产问题上，以往教育偏重于灌输、模仿和千篇一律的效果，儿童所接触的东西，多是现成、精密和昂贵的玩具和乐器，而不是自然中的泥土、石头、果实、枝条、小动物、自然声响等触发其创造性思维的原生态环境和媒介。

“走向生态的儿童教育”，意在借助自然生态中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以保持生命之可持续发展的大智慧，强化有形教育与无形教育之间、温室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对儿童生命的照顾与让儿童自己克服困难和挫折之间、被动吸收知识与发展创造性思维之间的多重联系，创立适宜儿童生长和发育的生态环境。

为使我国儿童教育渐渐走向生态式教育，本丛书的作者们广泛吸收了国内外儿童教育大师的经验和理论，通过与杜威、卢梭、蒙台梭利、马拉古齐、陈鹤琴等大师的对话，试图找出一套能有效克服学校和文化造成的儿童生活和生命普遍分裂的状态，一步步走向对话和融合的儿童教育理论、手段、课程形态等。

本丛书的许多研究，实则是要为广大儿童教育者提供一种研究如何建立适宜儿童发展、体现当代生态智慧，并能将适宜儿童发展的科学、文学、艺术、游戏、语言综合为一体的发展平台（尤其是课程），展现有益儿童发展的理想生态环境，使我国儿童教育真正成为引导儿童回复到其健康的生命状态、生存状态和生产状态，以保护儿童文化和儿童之自然本性的整体性教育。

所谓将适宜儿童发展的科学、文学、艺术、游戏、语言等综合为一体，展现有益儿童发展的理想生态环境，就是通过一系列儿童特有的原生态艺术再现方式、表现方式以及游戏方式，创造出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的生态环境。儿童被鼓励通过一切可用的原生态语言（自我表现性的、交流性的、认知性的），探究周围环境，促进其自我的发现和表现。所谓原生态语言是艺术味道很浓但还不是专业意义上的艺术语言，包括口头语言、肢体动作语言、绘画语言、建筑语言、雕塑语言、影子语言、拼贴语言、戏剧语言、音乐语言等。由于这些语言与儿童想象世界和真实生存状态密切联系，所以保持着浓厚的生命和生活气息，而且各种语言之间保持着一种有机的、自然的和生态式的配合与联系。这种配合和联系造就的环境，是一种回归自然、充满趣味和诱惑的生态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学习与游戏相互渗透、真实与幻想若分若合，儿童可用身体去想，也可用脑子去做，不仅惊喜连连，而且始终弥漫着爱的气氛。

所谓儿童的生命状态，是指儿童的那种活泼、自由、奔放、充满想象和情趣的状态。生命的发展需要自由，需要养分，需要自然的生态，需要整体地发展。在这里，诗、歌、舞、说、算等自然融为一体，不容许硬性分裂。在这里，儿童思想和交流，遵从生命本身的逻辑，不一定非用脑和口头语言，多数时候是通过肌体动作的流畅而自然地表达（如马拉古齐所说的“用身体去想，用脑袋去做”）。

所谓儿童的生存状态，是指儿童生命发展遇到问题和挑战时，儿童特有的解决方式，以及与这种方式伴随的特殊感受和情感（如马拉古齐所说的“学习和游戏不分，想象和真实不分”）。

所谓儿童的生产状态，是指那种儿童在其中能手脑并用、将感受和想象的东西化为可听可见东西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生产”是原本意义上的“生产”，不是被文化和政治破坏与改造过的分裂性的、零碎性的、异化的“生产”。此处的“生产”甚至不同于西方人所说的创造。生产指生命的自然发展遇到生存问题时而产生的解决方式，是整体性和连串性的行为，既有浓厚的梦想和幻想色彩，又与儿童真实生活密切相关，它们是儿童整体性生命活动的自然延伸，而不是分裂生命的“毒瘤”；它们是儿童生存活动的延续，而不是与生存割裂的无中生有的“创造”。这种教育追求的目标，是保持儿童的千手千眼观音般的神性，保持其天然的慈悲心、爱心和奉献精神，保持其天然的用身体思考、用头脑去做的能力。在这里，儿童不仅能运用多种自我表达的语言，并且能在各种语言之间快速转换，在转换中保持与发展自己的智慧、个性和高尚品格。

按照这一思路发展出的儿童教育，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儿科”，也决不局限在幼儿园。它涉及的儿童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基础；它涉及的教育是大教育的起点；它所高扬的童真、童趣、童智等，不同于普通人所说的幼稚，而是哲学、宗教、艺术的起点。总之，以此为起点的儿童教育，必将是一个开放的、深刻的、与成人和整个社会密切相关的、意义重大的领域。

愿本丛书的出版能为我国儿童教育大厦增添一砖一瓦。

滕守尧

2006年12月30日

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希望及时举报，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010) 58581897/58581896/58581879

传 真：(010) 82086060

E-mail: dd@hep.com.cn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打击盗版办公室

邮 编：100011

购书请拨打电话：(010)58581118

策划编辑	禹明秋
责任编辑	王建强
封面设计	王 雎
责任绘图	宗小梅
版式设计	王 莹
责任校对	胡晓琪
责任印制	陈伟光

目 录

前言 共同体：想象的“飞地”	1
第一章 共同体：一个制造的修辞	5
一、概念的诞生：一个“理想类型”	6
二、内涵的演变：“能指”的狂欢	10
三、当代的阐释：一个悖论性存在	21
第二章 “独”与“群”：儿童社会的现实生态	37
一、家庭：“中心”与“边缘”的交替	39
二、学校：熟悉的陌生人	42
三、社会：儿童相见不相识	63
第三章 “大传统”与“小传统”：儿童共同体的社会基础	81
一、产生：共同生活与“本能的中意”	82
二、运作：本质意志与“我们感”	108
三、瓦解：选择意志与“离心的定位”	118
第四章 “使然”与“应然”：儿童共同体的社会建构	131
一、静态呈现：一片共享的天空	132
二、动态建构：一种认同的力量	156
三、方式与策略：一群自在的立法者	178
第五章 “断裂”与“连续”：儿童共同体的生命周期	197
一、生命周期理论：自然的法则	198
二、生命历程：情感的力量	200
三、关键问题：内聚的心向	212

第六章 儿童共同体：一种解放性依赖	223
一、主要类型：以生活为旨	224
二、基本特征：以家庭为喻	227
三、现实功能：以存在为轴	232
结语 儿童共同体：必要的乌托邦	239
参考文献	242
后记	247

前言

共同体^①：想象的“飞地”

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地方，它犹如大雨时我们避难的
的房顶，又犹如寒冬中我们暖手的壁炉。

——鲍曼《共同体》

① 中文的“共同体”一词是辗转翻译而来的，它经历了从德文的 Gemeinschaft 到英文的 Community，然后到中文的“共同体”的语言的旅行过程。

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已日益成为一个分化性社会，计划性体制所型塑的总体性社会的特征已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而逐渐成为历史。人们已不再生存于一个共同的、牢不可破的政治共同体中。共同体的广大、无所不包和博爱正逐渐被“小而温暖的”共同体所取代。齐格蒙特·鲍曼，英国伟大的社会学家、后现代的预言家，在其2001年出版的《共同体》一书中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在无保障的世界中寻求安全”。在这本书中，鲍曼把共同体比作一个天堂。他在导言中写道：“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地方，它犹如大雨时我们避难的房顶，又犹如寒冬中我们暖手的壁炉。”“共同体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

“共同体”一词在鲍曼看来传递了特别的感觉、表达了特别的意义。他认为，“词都有其含义，然而，有些词，它还是一种感觉，‘共同体’这个词就是其中之一。‘共同体’给人的感觉总是不错的、温馨的”，有时甚至是温暖的。也许这就是当下社会中人们热衷于使用甚至滥用这个词的原因，因为这个词给人的感觉是那么美好，那么温馨。然而，尽管“共同体”一词传递了特别的感觉，但在解释其内涵时，鲍曼却几乎让人觉察到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向死而生”，即共同体毫无疑问是一个人间天堂，但这个天堂几乎不存在，过去未曾出现，将来也不会出现。因此，鲍曼说：“共同体是某一块领土的哲学名字……共同体首先是一个假设、一个方案、一个策略……共同体不是自然的、天赋的类别”^①。“共同体是一块想象出来的‘飞地’”。^②鲍曼认为，在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中，没有任何反思、批判或试验的动力，原因在于共同体区别于其他的人类群体，共同体就是从那里开始，并在那里终结的。它是小的，它是如此之小，以致在它的所有成员的眼中，它就是一切，是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安排。但它也是自给自足的，它给共同体内的人提供所有的或多数的活动与需要。

在鲍曼看来，这种小的共同体不仅拒绝反思与跨界，它还意味着排斥、隔绝与隔离。它欢迎共同性，而拒斥差异性。对于穷人而言，它是难民营，而对于富人和权贵而言，它却是安乐窝。

鲍曼甚至悲观地提醒我们，对共同体的追求就像追求那“水中月”和“镜中花”一样是注定不能成功的。他在书中写道：“当今共同体的追求者注定要

① 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95

② 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41

遭遇坦塔罗斯式^①的命运；他们的目标必定不能实现，而且正是他们自己要把握住它的热切努力，在促使它变得渺茫起来。”^②共同体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越是寄予希望、热情地投入，越是把实现的机遇降低到最后界限。

既然是这样一种判断，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共同体显而易见是不存在的。鲍曼认为，实际存在的共同体，假如它真的能够存在的话，一定更像是它的对立面。它不会给人们带来安全、温馨和确定性，而会加重他们的恐惧和不确定性。因为，它要求每天24小时的高度警戒，并磨利刀剑，要求夜以继日地努力把陌生人阻隔在外，并查明和追捕内部的叛徒。

鲍曼何以前后矛盾，何以在给人以浪漫想象、温暖关怀的同时，又给人以毁灭性、彻底性的打击？原因可能在于，说到底，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个无法化解的难题，一个人类永远不会实现却又成天在做的美梦。归根结底，共同体就是一个乌托邦，一个理想类型而已。所以鲍曼说，共同体从来没有被失去，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在这里，鲍曼所设计的共同体中有一对悖论：自由与安全。他认为共同体允诺了安全感和确定性，但个体在获得安全的同时必须放弃自由，受共同体规则和秩序的约束。其实，鲍曼在这里受到了太多的结构主义功能观的影响。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它有着坚不可摧的边界，共同体内外都可能出现流动的现象。把自由与安全完全对立起来的说法，实质上是延续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对于现实的问题解决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现实中的共同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如鲍曼所说是铁板一块、只有一个模子。研究者欣然于“共同体”一词所传递的美妙感觉，也深谙鲍曼对风险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的种种忧虑与关怀。在本书中，研究者试图借助鲍曼所营造的这种温馨感觉为分化社会中生存的儿童寻找一方自由且安全的天空。在本书中，研究者所谈及的共同体更多是一种记忆性、心理性社群，^③它不是置身于鲍曼所描述的那样的凶险社会，它被设计成儿童的天堂和儿童自由的世界。

① 坦塔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儿子，因泄露天机，遭受惩罚，站立在齐脖子深的水中，头顶上有果树，口渴难耐时，水就流走了，而肚子饥饿时，果子又被风吹去。

② 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5

③ 丹尼尔·贝尔：《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李琨译，三联书店，2002。作者在引言中区分出了三种社群：地区性社群，即以地理位置为基础的社群；记忆性社群，即共有一个具有深刻道德意义的历史的不相识的人的社群（具有构成特性的社群为个人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思考、行动和判断的背景性的框架，一个人割断与他置身其中的社群的联系，其代价是，他陷入严重迷失方向的状态，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不能表示立场）；心理性社群，即为信任、合作与利他主义意义所支配的、面对面的有

哪怕这个世界里也有等级、排斥，但它是真实的、能呈现于儿童现实生活中的。它不只是一个梦想、一个期待，它就是现实本身。在儿童的共同体里，除了社会的等级和排斥外，它更多的是美好，是儿童与儿童之间的爱与信赖。

本书主要包括五章内容，第一章主要是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梳理共同体一词的历史演变与当代阐释，以期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更具有历史的深度与重量。第二章承上启下，从儿童社会的现实生态入手，描述聚集于儿童“社会”的特色，即理性的、等级的、选择意志的，强化建构儿童共同体的必要性。第三、四、五章则重点阐释儿童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建构过程与生命周期。从第三章开始，研究者试图打破儿童社会的“社会”色彩，建构起儿童“共同体”的温暖感觉。

鲍曼在其《共同体》的末尾曾给人以毁灭后的希望。他说：“如果在这个个体的世界上存在着共同体的话，那它只可能是（而且必须是）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编织起来的共同体；只可能是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和对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平等能力的关注与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①在儿童的共同体建构中，关心与爱、平等与责任正是我们的经线与纬线。因此，尽管共同体只是一个想象的“飞地”，但我们已走在通往“飞地”的途中，重要的不是感叹，而是起步。

（此处为模糊文字，主要内容涉及共同体概念的探讨及本书结构的说明）

（此处为模糊文字，主要内容涉及共同体概念的探讨及本书结构的说明）

① 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86

第一章

共同体：一个制造的修辞

历史是人类行动而不是历史必然性的产物。世界并不必然像它现在这样，它还存在另外的选择，可能成为另外一种样子。权力的结构决定了认识的结构。

——葛兰西《狱中札记》

鲍曼说，词都有其含义，而有些词还有特别的感觉，“共同体”正是一个给人特别感觉的词语。当人们言说“共同体”时，唇间舌尖脑际留下的是甜蜜、美好、温暖与爱。所以，尽管“共同体”一词是辗转翻译而来，经历了从德文的 *Gemeinschaft* 到英文的 *Community*，然后到中文的“共同体”的漫长的语言旅行过程，然而，不论其走到何处，它自身所附带的“共同”与“一体”都会引发人们的美好想象和竞相追逐。然而，现实中的共同体、想象中的共同体和语词中的共同体并不一样，共同体实际上描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生存关系、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文化渊源、不同的研究者的视野中，“共同体”的思想一直在流变，从安全友爱温馨的故乡到事实上的奴役的渊薮，从一种关系类型到一种地域社会，从一种实体的存在到一种分析社会关系的工具。本章将主要追寻其演变的历程和当代的阐释，呈现其变动不拘的品性与内涵。一句话，共同体是一种制造的修辞。

一、概念的诞生：一个“理想类型”

鲍曼认为，一个词被创造出来是用来衡量“存在”的问题的。^①共同体不是“自然的、天赋的类别”单位，而是一种区分与分离活动的后果，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变得“模式化”，^②成为人们日用不知的日常概念。因此，在深浅不一的自觉或非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用来描绘同样或不同样的社会结构。同时，也以概念的扩张式的能量吸纳同样形形色色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及其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组合。然而，在历史的实践中，思想逻辑很少和事物逻辑结合在一起，在言词和实践、共同体话语和共同体实存之间，并没有完全一对一的关系。“共同体”一词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作为一个描绘社会类型的概念而出现的，且以“社会”一词为参照。因此，事实上，从一开始，“共同体”便只是一种“理想类型”，滕尼斯并没有把现实中的“共同体”呈现于我们面前。

从诞生的意义上来说，对“共同体”这一概念产生主要影响的人物有滕尼斯、涂尔干和韦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三本书分别是滕尼斯于 1881 年发表的《共同体与社会》、涂尔干于 1893 年发表的《社会分工论》和韦伯于

①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273

②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

1909—1920 间未完成的《经济与社会》。

1. 滕尼斯的界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滕尼斯是“共同体”一词的母亲，他所提炼出的概念是在与“社会”相对比的基础上提出的。在滕尼斯的体系中，“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整体本位的，而“社会”是非自然的，即有目的的人的联合，是个人本位的。“共同体”是小范围的，而“社会”的整合范围要大得多。“共同体”是古老的、传统的，而“社会”则是新兴的、现代的。“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滕尼斯，1999：54）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只是一个泛指各种以感情、情绪或传统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概念，至于在这种感情、情绪背后起作用的究竟是血缘、亲情还是结义之情，那只是共同体的不同类型区分罢了。^①他在区别“家族共同体”和“村庄共同体”时就已经发现，“基于生育的权威”与“情同手足”这两方面的性质在部族时代就是相互混杂的，只是在家族共同体中“家族统治”占有优势，而在村庄共同体中则“志同道合”更能发挥作用（滕尼斯，1999：85）。当然，由于现实的共同体中的各种情感、情绪始终是相互混杂、相互渗透的，因此，分类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是有机的，因为那里包含的是“温暖的心灵冲动”，而“社会”不过是机械的聚集，只有“冰冷的理智”，也就是冷酷的“头脑”。

按滕尼斯的观点：“所有亲密的、私人的和排他性的生活，就像我们揭示的那样，可以被理解成共同体中的生活。社会的生活是公共的，它是世界本身。”^②具体说来，共同体是在情感、依恋等自然感情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联系密切的有机群体。在滕尼斯那里，共同体的主要形式包括：（1）亲属关系，（2）邻里，（3）友谊关系等。而社会则是建立在外在的、利益合理基础上的机械组合的群体。

滕尼斯的共同体—社会的理想类型有这样三种基本的特征：（1）共同体—社会的理想类型在性质上具有历史哲学的特征，它欲图揭示欧洲社会在资本主义影响下发生的一系列变迁过程；（2）共同体—社会的理想类型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它触及资本主义社会中某种社会价值的不可避免的坍塌，并且欲图证明缺乏共同体精神就无法维系任何社会关系；（3）共同体—社会理想类型

① 孙立平：《现代社区何以可能？》，《新华文摘》，2002 年第 9 期

② Tonnies F. Community and societ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8: 33.

又具有理论的性质，“因为它欲图为分析社会生活的所有现象提供一种普遍的概念”^①。

2. 涂尔干对滕尼斯的矫正

涂尔干在其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中提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这两种不同的社会联系方式：机械团结是建立在社会同质性和个人相似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方式，而有机团结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和个人异质性基础上的联系方式。显然，前者是传统社会的联系方式，而后者则是现代社会的联系方式（涂尔干，2000）。

涂尔干的洞察力就在于他看到现代社会同样是“有机”的，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具有一种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团结”方式，这种现代社会的团结，基于社会的异质性和功能分化所形成的相互依赖和功能整合，比起相似性基础上的机械团结，更有弹性、更牢固，甚至更有凝聚力。

在滕尼斯那里，社会的进步是从有机向机械、人情向理性，是从“共产主义”发展到“理性的社会主义”的，是一种消极的社会发展观。滕尼斯较多受到了进化论思想观点、马克思和霍布斯思想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后者关于“社会”的判断，即“人性恶论”的著名论断。而在涂尔干看来，社会的进步则是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从同质性结合向功能分工和社会分化发展，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发展观。

他们两者的分歧在于对“机械”和“有机”的理解与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滕尼斯的“机械”与“有机”更多是从社会的情感纽带上，从人们的社会作用方式上来说的。他所生活和描述的社会背景是基于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情况，而涂尔干则更多站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立场上来论述“机械”与“有机”。其实，在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之间肯定有一些中间状态，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共同体，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社会，两者都处于从共同体到社会的发展系谱中。

滕尼斯的共同体—社会和涂尔干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相比，我们能够发现，尽管这两对理想类型都描绘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迁的一般模式，但两者之间还是有这样一些鲜明的区别：（1）在滕尼斯那里，社会变迁的动力是意志，这种人类的内在动力是本质意志向选择意志的转变；而在涂尔干那里，动力则是分工和制裁这类外部因素的变化。因此，尽管涂尔干的理想类型源于滕尼斯的启发，但不能认为两者间是完全对应的，只是顺序

^① Szacki J.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9: 344-345.